

讀史兵略續編卷五

益陽胡林翼纂

樂山王兆涵謹校

九年左承事郎陳最言河南之民自金人蹂踐以來習於戰鬪且懲前日之殺戮欲保鄉井全骨肉至如依險山寨之民其備禦之計可謂詳矣適丁此時因其部分申以府兵之法使自爲守民必樂從詔東京同留守郭仲荀措置仲荀請以近城閑田募弓箭手從之

保平靜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薨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詔輶朝二日贈少師賻帛千匹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爲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右護軍都統制璘曰敵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吾嘗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

行便爭出銳卒與之爲無窮以阻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機兩陳之間則璘有不能言

彰武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陝西宣諭使郭浩爲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趣令以所部之任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兼右護軍都統制節制成鳳州楊政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兼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階岷文龍州吳璘爲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秦州仍詔郭浩楊政吳璘並舊聽四川宣撫使節制時陝西新復永興涇原環慶三路僞官張中孚趙彬張中彥爲帥熙河慕容洧叛鄜延關師古入朝秦鳳無帥樓炤以便宜命浩等分鎮三路於是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敵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

虛敵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守要害逮敵情見力疲繇漸可進據繇是璘政二軍獨屯內地時已命張中孚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故浩以副焉

詔金州依舊隸四川宣撫使司虢州隸京西商州隸金州節制自五路初復而商虢復隸陝西至是陝西宣諭使周聿郭浩言五路並在秦州之北萬一盜賊出沒五路便見隔絕豈能南來爲朝廷用商州舊屬川陝自講和之後還隸陝西而武關秦關之險並在其北何以制禦況虢州跨河帶山北臨陝郊最爲要害之地今亦屬陝西非所謂以近致遠也故有是旨

樓炤奏以保安軍寇成知環州帝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爲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劄付炤令諭諸帥翼日秦檜奏已行下諸帥如上旨

帝曰堡塞最沿邊急事神宗戒陝西諸帥悉出手批然於器械則稍變古法新法弓稍短不能及遠又放箭拘以法不能中的朕自幼年卽習騎射如拽硬射視各是一法斗力至石以上箭落不過三五十步如此何以禦敵耶

樞密直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世將爲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用之世將旣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撫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奏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按以文臣而任專閫者誠率是心以往其蔑不濟矣

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張中孚言邊隅無警望許臣入觀闕庭詔
俟春暖起發既而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遣川陝宣
撫副使胡世將書言昨頒降新復河南詔書張中孚等初不曾
拜卻將金國詔書宣讀百姓見詔書上有本朝廟諱御名皆不
忍聞萬年昨密問吳璘萬一兵復渡河如何措畫璘謂中孚等
重兵在手爲秦鳳腹脅之患內外相應必來擣虛我軍旣守家
計安能遠出接見以此見中孚等陰藏姦謀所繫非輕世將卽
具以聞且言臣昨論奏逐人罪惡以謂朝廷方守信誓不欲遽
易帥守然中孚等並已降指揮許令入覲欲望因其自請別與
差遣於是中孚等皆改命

太尉東京同留守郭仲荀言所帶在京人馬已至鎮江先是帝
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與劉豫之眾五千七百餘人南歸帝謂

秦檜曰仲荀善人也但馭眾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檜曰孰可當者帝曰極難其人欲於二三大將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生皋才具帝曰二人誠驍勇然先好貨皋嗜酒未可馭眾旣而檜等請以樞密統制官雷仲代將其兵從之

權刑部侍郎陝西宣諭使周聿使還入見聿言陝西旣歸得地數千里得兵十三萬得馬二萬有四塞之固居天下上游可謂強盛然陝西入金十有餘年城池不修器甲不備異時四十萬僅支一隅今纔十三萬而夏人不敢侵犯者以金人精兵在內故也今日金人盡去土地闊遠雖有要塞其實甚虛欲望陝西凡空閑不耕之地除元業主識認給付外依本朝沿邊制度並招弓箭手土田肥美邊人樂耕不出數年兵政自成盡在關中與唐無異因謀都邑以建本根又言陝西諸路旣命楊政帥熙

河吳璘帥秦鳳然所屯之眾皆四路忠勇之士吳玠敎習已踰十年百戰之餘所向無敵和好既成即可往來舊國舊都不能無念統兵之官皆欲誘致望戒四路帥臣非元所統不得招納言者論今輿地復歸宿師百萬隸籍諸將非屯田何以善後今荆南興洋汝颍江淮之間沃野千里尙或邱墟是地有遺利諸師所統自農爲兵者不少戰士之外負荷役使之徒不無可用是人有餘力望令諸路宣府帥臣悉意講行從之

十年初兗人張匯從其父行正守官保州畱敵不能歸至是聞元帥府主管漢兒文字蔡松年言敵有渝盟意遂與燕人王暉開府劉炎謀夜自新鄉渡河赴行在上疏言敵情利害大略以爲敵主懦將驕兵寡而怯又且離心民怨而困咸有異意鄰國延頸以窺隙臣下側目以觀變寇盜外起親戚內亂加之昔之

名王良將如尼瑪哈達蘭之徒非被誅則病死故子胥戮則吳滅孔明沒則蜀亡爭戰之際古今不易之理今金人內有羽毛零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剖其心腹欲求生也不亦難乎此乃皇天悔禍眷我聖宋復假其手以自相誅戮特以良時付之陛下周宣漢光中興之業也曩者敵未當殄滅之時臣雖早歸朝廷亦無補於聖德故臣隱身敵中甘處貧賤十五年者伺今日之隙也又況當時河北人心未安河南廢齊之後人心亦且搖動王師先渡河則弊歸河北而不在中原設若烏珠先侵河南則弊歸中原而不在河北但得先渡河者則得天下之勢誠當日勝負之機在於渡河之先後耳而烏珠已有南侵之意臣恐朝廷或失此時反被敵乘而先之疏奏匯等授初品文資

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始至成都初燾自京洛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意逮至長安所聞益急燾遽行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爲言和尚原最爲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若失此原是無蜀也世將曰蜀口舊成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撤成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爲我籌之燾遂爲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其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還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備緩急

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觀陳兵閱於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

詔川陝宣撫使自今或警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干軍事
待報不及並許胡世將隨宜措置用世將請也時諜報河東北
簽軍備糧來戍河中收復河南州郡都元帥宗弼又傳令宋國
係和議之國存畱橋路往來已調絳蒲解州三萬夫過河修疊
隄岸仍差馬軍編欄令同州照驗世將慮其出沒不測卽具以
奏且遣兵備之金主如上京時降將酈瓊爲金人所用知金將
南伐語其同列曰瓊向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陳督
戰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
吳合可謂命世雄才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
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也江南將帥才能不及
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
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

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
以爲已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遠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
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
能振耶瓊所指元帥謂宗弼也按酈瓊叛降之徒爲此言以媚
瓊言也然其所論爲將帥之道特不可易節取焉可耳

金主詔元帥府復取河南陝西地乃集舉國之兵於祁州元帥
府大閱遂分四道並進命鑄咷貝勒出山東右副元帥完顏杲
入陝右驃騎大將軍知冀州李成入河南而宗弼自將精兵十
餘萬人與知東平府孔彥舟知博州酈瓊前知宿州趙榮抵汴
知興仁府李師雄徽猷閣待制知淮甯府李正民皆束身歸命
自是河南諸郡望風納款矣金右副元帥完顏杲自河中渡河
入同州界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陝西州縣多舊時金齊

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知同州
張恂遣人告急時右護軍之戍陝西者五萬人始漸至所屯州
縣而蜀一帶正兵不過三萬人朝廷所除諸帥皆未至本鎮得
報駭愕永興軍路經略使郭浩時在延安本路副都總管權知
永興軍郝遠開長安城門納金人長安破關中震動鈐轄傅忠
信盧士閔不從斬關以出知陝州吳琦城守以禦金人郝遠遣
人持金國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不可聞世將焚檄斬其使

初金人有渝盟意河外豪傑以告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興告
於轉運判官權留守李利用副總管孫暉謂洛陽實衝要重地
東按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衛襄漢况陵寢所在不
可不注意也利用然之令興招集忠義民兵密爲防禦計不數
月得萬餘人暉大懼欲殺之會報敵已渡河利用聞之卽棄城

遁走李成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興令七騎逆擊之成罔測遂退暉棄城走興轉戰至定鼎門傷重仆於地夜半復甦乃走外邑聚兵敵引兵入城以成知河南府時朝廷以利用有治最除直祕閣以寵之而利用已遁矣龍圖閣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新東京副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有萬八千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畱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會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輜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趨之夜四鼓纔至城下旦得報敵騎入陳距順昌三百里圍城惶惑錡遣兵屬與規議斂兵入城爲憚禦計人心稍定

天津橋在洛陽西南洛水

上定鼎門
南面中門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敵始金人之渡河也利路經略使楊政尙在鞏州永興經略使郭浩尙在鄜延環慶經略使范宗尙在金州而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經略使兼宣撫司參謀官孫渥右護軍都統制兼秦鳳經略使吳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倉皇召諸帥議出師政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平無險阻敵騎已迫鳳翔自大散關疾驅一二日可至帳下頃吳公宣撫偶閱兵至河池幾爲敵擒其事不遠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原去河池纔五六十里而殺金坪家計寨天險足恃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不識也璘獨抗聲言曰和尙原殺金坪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也右護軍強半隔限在陝西未易呼集敵來日夜

思戰今聞宣撫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戰士心不可璘請以百口
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
進曰渥實失言不宜居幕下遂先遣晟還涇原金人攻鳳翔府
之石壁寨吳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珠赫貝
勒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
協力悍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
懼敵矣先是金人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兵
救之敵解去胡世將命都統制吳璘楊政以書遺金右副元帥
完顏杲約日合戰完顏杲遣古延以三千騎直衝南軍都統制
李師顏等以驍騎擊走之古延入扶風縣城守杲別遣軍策應
不能勝而退師顏等攻扶風拔之擒金兵一百十七人首領三
人別遣裨將擊鳳翔西城外敵寨杲怒自戰於百通坊列陳二

十餘里統領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先是帝聞敵兵渡河以御札賜世將令率厲將士保捍關隘有能建立奇效卓然出眾雖王爵節鉞亦所不吝又賜吳璘楊政郭浩田晟詔書諭旨仍命世將給付焉

鞏州今鞏昌自和尙原大散關而西南厯鳳縣徽縣遂至河池其南仙人關石壁寨即寶

雞之石鼻寨百通坊在扶風縣西南

劉錡召諸將計事皆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其徐爲計錡曰錡本赴官畱司今東京旣破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眾議始定卽鑿舟沈之示無去意通判府事汪若海方奉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海卽與官屬等登城區處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恐爲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